



近思錄提要

上

1713  
1-2



門 〇七三  
號 1719  
卷 1-2

藤野 潔 氏 遺 愛 之 記

明治 四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藤 野 潔 氏 寄 贈



近思錄提要卷首

葉平巖曰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体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固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徑將與四子並列詎後學而垂无窮者也集解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曰近思錄一昏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又曰脩身之法小學備其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語類

○者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後者第一卷則漸覺得又云首卷難者其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

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

○先生謂陳芝曰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據未作聞範今亦載在  
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未段皆是用切近功夫  
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答呂伯恭書曰近思錄近今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  
太高去却教段如太極性類今者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章  
却非專論道体自合入第二卷又支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  
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教段草  
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莫闕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  
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  
兄教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文集

○胡敬齋曰近思錄一居小學大學工夫尽有又曰學者當以小  
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羣書居業錄

○李果齋曰學庸語孟小學近思錄以六者學者飲食裘葛準繩  
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性理大全

○徐必達校正張子語錄抄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尔  
則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典詩之言美  
輕重不全近思作程語嘉按理窟之堯夫解他山之石云今人為學  
如登山麓云近思作程語又近思程語管撰天下人心云理

窟亦載之文會筆錄

○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其看未其間好处固多  
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類語

○白文近思錄閻齋翁序曰當時鄧綱問之略而不切故先生且隨答之文集載此問答後朱陳潛室答人問之也問者雜而不切其答亦非達者語也雖何北山著卷揮恐微言未折葉仲圭為集解楊伯岳為衍注皆未能深有所發明汪器之議之是也戴享之補注柳貫之廣輯皆集解之重流也周公恕亂成書為分類張元禎陳文耀雷同而補成共犯不韙之罪耳

○蔡模輯文公之昏為續近思錄撰張氏呂氏之格言為別錄  
○或問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挾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

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攻攻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子由古史亦述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未從學者則自賣糧而後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耳故晏子諫景公用孔子之言曰游說巧貨不可以為國類語

文集豈安縣學田記可併考

○程允夫問溫公欲除一人為給事中云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耶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更可悔忽說此問為之矍然文集

○程先生初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歷在故之多見得事不可行語

○故敬齋曰程子言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為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体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己矣居業錄

○握答伯恭昏呂序當在目錄之後凡講此篇者必以二先生序為首不然則不領編錄之大意焉

○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朱子年四十五呂子三十八呂氏之先萊州人故稱東萊東陽縣名在明金華府建寧府文公之精舍凡三處滄洲精舍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是也精研精之義居齋之泛稱○求端是道体用力則為學致知存養克己是也家道出處以

處己治体治法政事教學儆戒以治人十三卷可以辨異端十四

卷以觀賢聖矣無津涯書微子大体漢書兩梗槩爾雅大日用繫窮

鄉劉向窮得其門而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論沈潛反覆韓文上

優柔厭飲杜預左博約孟下卑迥中庸躡等記陵節說苑學

○葉氏本不載目錄殊失作者之眼目蓋列載目錄於篇首者乃所以指似道學之正路也不可以他看目錄例看葉氏去朱子未太遠而亂其成昏失其眼目既已如是尚何集解之有

○按編錄之成在淳熙乙未之五月而鉛槧未全定及其既定而屬序於呂氏故呂氏之序在明年四月其後守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始為完本

近思錄提要

五星聚奎道學之傳絕而復繼蓋若此一篇直接統於鄒籍者葉氏以為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良不誣也統編既不可復作而註解猶乏其人斲者失於雜而簡者則畧矣先儒俾不若只熟讀白本之為勝也雖然微辭之必由訓詁滯義之必俟分疏先碩猶然况在晚進豈得無佗岐之惑於是叅摘衆說間或附管見以充說白本者之資既而自誦曰雜畧之弊非当局者之所能自辨提要之名豈實之賓也云哉弘化丙午之秋安藝後學金濟民伯成謹書於江戸邸齋

道體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亦何所底止故蒐輯四先生之語及

道体者揭之卷頭使學者有所嚮望云蓋異氏熾而名義益  
兵以篇之有道體猶中庸之有首章也體者體段之體葉氏  
以為體本之体者恐非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此一章在此書則以提講大義為主不必一一按圖而指摘也  
太極者極至之義根極之名太者尊之也蓋天理之尊号云尔  
周子以前不知其為理而指氣之混沌未分者以為太極總涉  
氣便有形象有形象則偏於一矣安能為品彙之根極乎故周  
子以無極明之所以指似此理之妙也此極字亦自太極之極  
字而來謂之太極則似有形象者故反之而曰無極言無形極  
也無形極而能為品彙之根極者是則太極也其唯無極矣所

以為太極故曰無極而太極此而字次第輕、接過是蓋周子  
立言之妙朱子所謂添減一字不得者朱子又曰所謂太極非  
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尔  
太極動而生阳至兩儀立焉

太極是活底實理自不能無動靜道之所以流行而推於無窮  
也總有動靜氣即隨之理氣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朱子云理  
有動靜故氣有動靜總動便是阳總靜便是阴不是動靜後方  
生阴阳也動靜本無端得且從動上說起黃氏曰生阳生阴猶  
於動靜而見其生也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是流行底如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而儀立是定位底如天  
地四方是也○生之者生其氣也分之者成其形象也蓋陰陽



之氣自動靜生而其成形象者則自動靜無息而分矣分則上下左右前後之體截然有定所謂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是也說卦傳分陰分陽互用柔剛

陽變陰合至四取行焉

一既分而為二則二又不能分而不為四是自然之理勢也故陰陽變合又各為陰陽而生水火木金土為陽之唱者為變陰之和者為合水火木金土則質之具於地者而亦其生之序也水木為陽火金為陰其氣之順布於天者曰水火土金水而水火為陽金水為陰相生而順行故曰順布木旺而春木生火旺而夏火生土而土旺於夏季而土又生金金旺而秋水旺而冬土則寄旺而四時行焉○或問其氣之與質所以陰為陽者木金同而水火則異

者何也曰是猶東西之陰陽不可易而南北之陰陽可易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語其體則南為陰而北為陽語其用則南為陽而北為陰蓋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體陽而其用陰也火生於地二而成於天七其體陰而其用陽也其質流閃無定專以氣為用者故語其質則主體水為陽火為陰而語其氣則主用焉水為陰火為陽木生於天三而成於地八其體陽而其用陰也金生於地四而成於天九其體陰而其用陽也其質堅緻一定不移專以質為用者故質之與氣皆主其體焉是亦各有說也

五行一陰陽至各一其性

木陽稱火陽盛金陰稱水陰盛是五行之殊二氣之實也二氣之實亦唯一極之動靜而一極本無色臭之可見故曰渾然一

体莫非無極之妙。是則統體之太極也。統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而不能相通。然一物亦各具一性，則太極无不在也。故曰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是各具之太極也。火潤燥，水金剛，木柔之類，是各一其性也。朱子曰：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亦各具五行之理，只是得其偏者耳。是亦不可不知也。

無極之真，至变化無窮焉。真者，理之无妄，精者，氣之不貳。妙合者，混融無間也。所謂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者，非到此而始妙合也。凝者，言聚結以成人物之形也。精以成形，而真亦隨而具焉。其陽而健者為主，則成男，而其陰而順者為主，則成女。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二氣者，男女之二氣，交感形交，氣感，所謂男女構精也。是以形化而生者也。形化盛而氣化漸消，万物生，往者則屈，來

者則伸，推於無窮而無盡也。合而言之，万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一，則各具一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至万变出矣。秀以氣言，灵以心言，灵則可以不失其性之全，而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然及形既生之後，女性感動而善惡分，則眾人常失之於動也。動之所以失者，以其既失於靜也。盖衆人之心，拘乎氣質，而私欲茅塞，虽靜亦動也。体之不立，何用之有焉。人極之所以不立也，故必賴聖人之主靜，以立人極也。神堯知者，但精神啓茂，而能知覺也。或疑堯知是倒寫，語考云：形体阴之為也。神知阳之為也。盖立性之感動，皆神知之運用，感動，謂感物而動，則情也。其中節者為善，不中者為惡。神堯知，心最灵，朱

子所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心之虛靈知覺蓋皆自此而來  
善為陽惡為陰五性五行五氣是五行蓋二氣五行化生萬  
物之象

聖人定之至鬼神合其吉凶

之字豎承上文善惡分万事出定之者所謂建其有極而使歸  
有極之意故朱子曰此是聖人脩道之理教處通昏頓化章聖  
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解云此所謂定之以仁義是  
也李果齋以為聖人之自定者誤矣中正仁義是人極主靜所  
以立之也蓋聖人之道動靜周流四取錯行故動無道不及而  
行之也中為陽為動文理密察而居之也正為陰為靜以己及  
人而度之也仁為陽為剛毅有執而裁之也義為陰為柔不有  
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虧焉乃所以定天下之動也然体立而

後用有以行動之所本者則靜無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中  
仁性之用而正義則性之体也朱子曰正者中之實義者仁之  
斷唯正矣所以能中唯義所以  
能而統性情者心也方其靜也此心亦無欲真靜如鑑之空衡  
之平則其復者全復而其真者益真矣所以存正義之体而完  
中仁之用也故聖人必主乎靜主之云者靠他做主之理猶主  
忠信之主字主字極有力在學者則蓋靜者以心之体言正義  
存養之地頭處屬工夫  
則其理也意少不全然心之靜處便正義之所在故朱說或混  
說但講大文者不可說主正義以立人極耳○通書六章聖人  
之道仁義中正而已朱子曰中正猶孟子言仁義是水火金之字仁義  
意皆出於易尤重中正故先言中正換禮智大德  
無並言仁義禮智者故周子以中正換禮智  
註無欲故靜靜非實動靜之靜也孔安國仁者靜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薛氏曰二之字指中正仁義朱子曰太極說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君子戒慎恐懼所以脩之而吉也小人故辟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故曰立天之道至斯其至矣

上一截說卦德下一截說辭德○陰陽柔剛仁義是三極之道所以立而萬物之所以終始也陰陽柔剛仁義是待故引之證上文易道之大可因以見也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而均曰之道一則一而已隨其形器之宜分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体用之分陽也剛也仁也体也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陽也剛

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是人物之所以有生死也是則一極之動靜於穆不言之妙所謂天道不貫三才而終始不已者所以經紀造化而流行乎古今也易之為書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其廣大悉備焉者既已如斯而其要至則斯圖畫之蓋太極之動靜以分陰陽者天道也陰陽變合生五行者柔剛也中正仁義人道也真精妙合其始也可反而知其終也萬物生一變一化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對待流行歷指掌真哉斯其至矣斯者斯以圖其者其以易

○誠無為幾善惡

此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之在人者無為易朱子曰誠謂實理便天命之性未嘗之中也實理本然動靜而是則指其本体而言

無為言寂然不動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理固宜，蔑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其本心之休也。又曰：極力說箇幾字，俟有啓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

### 德愛曰仁

此言人之德有此五者也。是五行通書慎動章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愛宜通理守者用也。各中其理者和也。愛人及物曰仁，处事合宜曰義，有條理曰節，曰禮，密察通微曰智，守而不失曰信。是皆因其用以名其體也。然誠無為自包五德而言之，則此處專主用而言，猶慎動章

### 五德之主用也

### 性為安焉

此性字主氣質故曰性者，獨得於天氣質清明，天理渾然不假脩為，所謂所性而有者也。中庸戒明此性字包誠與幾，復字亦同，執謂守之與安，對棄氏黃氏，並以性復貼誠，以安執貼幾者，恐不可從。

### 幾微充周

朱子曰：幾動也，微幽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是幾之純，所以微而不可見也。一念本微，况其方萌至理，是理其不疾而速，此人之感德感即充廣也。周備也，蓋隨其所寓而理无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是謂其不行而至。此而即忘於彼者，此他人見

其不可測耳

○伊川喜怒哀樂章

寐感二句引證大德朱子曰二句本說易借來就人上說亦通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寐感以心言者也按寐感即中和之所在故濕說亦通寐然之体所謂誠無為者通者通達之通謂其在彼之莫渾融不戾也天下之故非一故曰遂章句天下古今之所由與程說自別葉註引彼解以者誤矣

心一章

此掇取答呂與叔書中語或曰程子當初說心專指動處故曰允說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故發此語以救前說按寐感以心言是其本意其所見指先儒說心諸說觀字則屬已

○乾天也章

此明天之性情体用功用○朱子健之体為性健之用為情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是有跡底言其氣也妙用是無跡底言其理也○天且不違乾文

○四德之元章

此明天之四德朱子曰偏言是指一端專言則兼舉而言之又曰元亨利貞又各有元亨利貞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元亨利貞又各有元亨利貞貞亨利貞又各有元亨利貞曉得此意則包四者尤明白如天地只是一箇春生之氣其初為春長得過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四端都是箇生意

○余性章

乾象傳各正性命之程德蓋自物而言謂之性自天而言謂之命其實一也性命之名義程子前無確說故辨之

○鬼神章

上章既曰以功用謂之鬼神此章則又以其功用之可見者言朱子中庸注彙括兩語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朱子曰鬼神之妙不可見於其氣之屈伸往來者足以見之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有恁地蔡氏曰迹字畧涉於見聞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跡也造化指天地作用處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許氏謹曰天地功用是橫說鬼神亦是合說鬼神造化之跡豎說鬼神亦開說鬼神其所以然不可見其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跡

○剥卦

此論陰陽消長亦與鬼神一類剥復二卦屈伸往來之象可見者○以卦配月則十月似無陽其氣消息之實則未嘗有間斷但不可見諸卦畫耳故謂之陽月所以見其氣之實然也聖人不言者理易中不言非理四月不言陰月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淮南子史記陳餘○尔雅秋月十月為陽郭璞注純陰

○復卦

象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註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氣為心者也万變靡然至無是其本矣象傳至日閉闔注曰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為復則至寂然大靜孔氏疏曰冬

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靜也動復則靜或謂先儒以為復藏之復也此說非是先儒所說皆未復反復之復所指不同耳

○仁者天下之公章

復卦六二象傳○李氏閻祖曰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善之本是万善自此出○朱子曰四德之元及以章易傳只此兩處說仁極平實學者當精者此等處

○感應章

咸卦九四傳○凡有動者謂有動之也朱子曰感是未感我通者自家受他感處按此與寂然感通義自別○朱子曰感應之理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出感出也造

化人莫莫不皆然雨之感暘應暘之感雨應寒暑晝夜无非此理睡之感醒之又感睡死生語默出入往來無非此理又曰感有內外一物前後自相感者為內感如人之動靜語默便是也人已互相感者為外感如人未喚自家是也又曰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感此條是也所感而彼感亦同專於感而言則感兼忘意如感恩感德之類凡單言感者皆是

○終始章

恒卦彖辭傳○感忘是對待之陰陽終始是流行之陰陽○天地常久之道朱子所謂晝則必夜而復晝寒則必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是也天下常久之理朱子所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



不合則去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宋薛之餽皆隨時變易故  
可以常是也

○人性本善章 革卦傳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謂之性稟於氣  
理之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按才者性之所秉氣  
而作用者如耳目之聰明性也如其視聽則才也其不能无昏  
明者所秉之氣使然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也○化而入謂使化  
而入是主聖人而言威者威刑本乎管子

○理義章

此孟子告子篇理義之辨二程全書經說所載本注經說下同  
當在以下條下○朱子曰如這卓子是物可以安頓是在卓子之

理我便把如此用之是則義也

○動靜無端章

此語蓋自太極說而來然此處動靜由以氣言動靜是一氣之  
流行陰陽是二氣之對待無端無始者以其無間斷也所以無  
間斷者以其本一也一者道也故非知道者不能識之是程子

獨得之妙衝口而發者

○仁者正理章 論語說

朱子曰程說固好但少踈又曰只是泛說不是說仁之体若曰  
義者天下之正理亦得饒氏曰序字和字就理上說葉氏曰序  
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程子自正理而推及序和朱子則自本心而說及序和陳氏曰禮  
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終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於是見禮

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

○明道天地生物無不足章

分者君臣父子各其所具之理如君之於仁臣之於敬父之於

慈子之於孝是也朱子所謂職分之所當盡是也明道之此語春風和氣藹然

溢於紙誦者宜熟玩

○忠信所以進德章

乾九三文言○忠信以德進乃可以盡分也君子當終日對越

在天也一句是解所引二句之意也蓋以下皆分疏對越之意

故朱子曰此一節只是解一箇終日乾○按進德脩業便是乾

之實能乾○乃可以對越上帝健而無息便天德也朱子曰忠信者心

无一念之不誠也如惡○真如好○色然後有地可掘而無私

思牽擾之患其進德也孰禦蔡氏曰若非有是實心下工夫則

是理無自而得按詩在天謂在天之神此引只重天字在字虛

者周頌清廟

蓋上天之載無色至可謂尽矣

載事也猶言上天之事為蓋指天道之流行者大雅文王天道無色

臭隨其所指而殊名体是實体之体朱子曰体字與實字蓋陰

陽者天載之實体也故以愛易為名其所以怨者理也故以道

為名其妙不可測故以神為名以至謂性謂道謂教莫非上天

之載者是則天人一理終日乾○所以當對越在天也○孟子

去其中去者猶言就也其中指上文所說名目孟子所說亦祭

前聖之所未祭而已故曰去其中葢揮出又者又是則天人一

氣亦所以可對越也

故說神如在至不過如此

此引中庸而斷章取義蓋誠字貼上文忠信故惠以人而言

別自言人心之至誠能使鬼神之神微者昭顯如此

誠之不可掩處可見上而鬼神天地下而萬物皆一實理

也○大小大浴之方言猶言許大也

大字屬下句者誤矣

形而上為道

道寓於器而無朕故謂之自形而上器載道而有質故謂之自

形而下從形上加自字無朕者為上則有質者斯下矣上者固不

能離乎形而下者則全然是形矣故分上下必以形言程子之

意蓋曰易之所說虽暫分上下而道器混合未嘗相離故但在

得其道而已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得道在者是在得道之例裝器得其道而非虛器人得其道而

能踐其形矣則可以對越在天也而得道之方唯一忠信而已

得道二字應上文德字朱子曰以取節分段言之即有古今以

血氣支休言之便有人已却只是一箇理也葉氏曰言人能体

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也或謂物

各得此道而在不問今古人已無往而非道之所在矣按此說

虽似有理但字說不去

○醫昏章

素問風論衛氣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也按痿痺冷濕病手足不相及也痿痺醫昏分而為二病程子則兼言之蔡氏曰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體此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陳氏曰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越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不有論語集註作不屬仁之體是休段模樣

○生之謂性章

朱子曰此一篇當作三節看生之謂性至已不是性也為一段水流就下為一段清濁以下又為一段○詳性論朱註之意生

是生出之生蓋此形氣具此生理以生始喚做之性既謂之性是理氣混合不可分離故曰性即氣即性○理有善惡語類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又曰理字只作合字看○岐嶷大雅生民集子越椒左傳宣四年楚子良之子若敖其祖為民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蓋靜者謂未感物時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朱子曰人物未生取只可謂之理未名為性說性時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

凡人說性至就下

偽辭上德繼之者善朱子曰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明道則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是皆就其茂處之善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按繼之者猶言祭之也是繼統祭見之意即情之茂處

此理天命也至我無加損焉

此字即指理性即理也故不曰性而曰理○所循者性也所脩者道也惟循其自然不假我之加損舜之有天下惟循天理而已不與者謂無所加損也不與與集注自別

○觀天地生物章

朱子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得如此便說出未亦人驢鳴亦然註周茂叔者是記者引評之語所謂窗前艸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按此語引而不茂使人默觀生物之氣象要在觀者之自得耳蓋油然而生意充塞無隔有則齊有而物各付物無

一毫偏私之態者是其氣象也與仁者万物一体立人達人脫之真心自有默投冥合故觀其氣象則可知在己之真心矣是亦與自家意思一般者

○萬物之生意章

上章主天地此章主万物彼此互相茂○朱子曰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尔及枝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茂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見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為万善之首義禮智皆後這裏出尔又曰仁是善端初茂之處也

○滿腔子章

此章與上二章互相映發。蓋觀天地萬物則知滿腔之真心矣。知滿腔之真心則可以觀天地萬物之生意焉。○腔子，軀殼也。惻傷怛也。隱，疾痛也。朱子云：弥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着，亦痛針着，亦痛按。是喫緊為人處。其要唯在推與不推耳。

○無獨必有對章

朱子曰：一便對二，形而上對形而下。有陰便有陽，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一物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程子曰：唯道無對。然以形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譬如口中之氣，噀則為溫，吸則為寒。耳按熟玩此語，亦可以見天地間無偏倚之理也。

倚之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章

朱子曰：亭、當、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按：亭、直立也。當、者恰好也。中則具此正理於心之名。文集答林德久書曰：出則不是，蓋謂葢即便不可謂之中也。語類：葢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按：葢則於一兵俱其和中於節者，禮之和爾。按：敬而無失，是其着工夫處。所謂戒慎，獨亦只一箇敬字。無失者，謂不失其敬。只是敬而無間斷之謂。窮盡者，謂其工夫之窮，得其要。

○公私章

人心如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語。貫本末而一之者，天理之公也。合人已而一之者，人心之公也。可見偏於形器則万矣。純於天理則

一矣

○本末章

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按是其然者，理其事之既如此也。是為之一定者，是固有本末矣。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則貫本末而無精粗之別矣。故不可分本末為兩段者，以都是一般道理也。  
洒掃應對是以其  
之末者言

○楊墨章

列子楊朱篇。會子問楊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濟一虫，汝為之乎？  
楊朱曰：吾固非一毛之所濟。會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不聽。按摩頂放踵為之，是必墨之自言，或人之許墨也。故孟子並舉而誦之。

○時中章

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後語有直曰聽，增韻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始加「廣」字。典。棟頭曰廣。韓○饒氏曰：三過其門，是禹事，稷是帶說耳。

○无妄章

以无偏倚言，則曰中。以无偽妄言，則曰誠。其理一也。朱子曰：无妄，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做底，故曰其次。

○冲漠無朕章

冲漠澹静貌。韵府朕目瞳子。又吉凶形兆，謂之兆朕。陸雲詩：收心冲漠，元稹詩：神哉森然，樹木衆此章文義艱澁，意會較通。  
朱子曰：恐記者，薛敬軒首句為造化二句為人心，胡敬齋則一以人

心為說今推文脈當從胡氏蓋此二句謂寂然之体感通之理  
已具所理体用一源者也葉氏曰未忘者寂然不動之取也已  
忘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忘之理悉具於未忘之時故未忘非  
先已忘非後蓋即体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  
有夏物之取此理已具少間忘處亦只是此理○上面一段夏  
者指未忘之取自己忘而言故指未忘取為上面○又按上面  
面一段事謂事之未發者為上面一段事謂事之已發者為下  
般也人心未忘之前安着事字得是但假用倍倍耳一無形無  
兆者謂無塗轍之理朱子所謂空蕩者却待人安排引入未  
教入塗轍者謂到已應之時尋討箇道理未使循塗轍而行也  
既之所忘之塗轍如此却只是由一箇所具之塗轍已如此耳  
前塗轍指所忘之事理後塗轍指所具之道理所謂上面同謂

之塗轍者猶禮記有邑無邑均謂之樂有体無体均謂之禮也  
行必由塗車必由轍故人所行之事理亦謂之塗轍朱子曰  
塗轍者只是以人所当行者言之○竊謂虽曰体用是一源豈  
不可以先後言哉程子之論似頗失乎高妙蓋為当世之談道  
者流於老佛之異說往、判心跡為二本故立此推極之說耳  
讀者宜先會此意

○近取諸身章

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及源之說而後也方伸之氣自非既  
屈之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之理自然不  
息也又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是故曰只是理李氏  
曰往而屈者其氣既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



○復卦程傳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卦故曰七日謂七更也本義亦曰七爻而一陽未復

○明道感忘章

屈伸往來亦唯一箇之感應所以循環不息也此章全書以為伊川語者恐是

○問仁章

縱令類聚觀之苟不依認出來則不能識得其真味是程子指亦親切處

○問仁典心何異章○黃氏曰陽氣發動生芽萌已是情

○義訓亘章

葉氏曰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也訓覺者

不為物欲所蔽痒疢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无所不覺然覺不是以尽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為仁則不可

○性即理章

朱子曰伊川性即理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又曰性即理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蔡氏曰性即理似當云性即人心之理也故下文云喜怒哀樂可見非泛言理者矣按蔡說恐非也理是天理其寓於人心者為性所指不全故着一即字猶言湯即水衣即繭也是程子之妙解不則即字索然嚼蠟矣○天下之理有或囿於氣而偏倚者如仁之流乎姑息義之失於暴戾之類故曰原其所由未有不善又以喜怒哀樂之未

發明之或以理字為性善惡吉凶只偶然舉似不必深拘

○問心有善惡章

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体按朱子嘗云伊川此句未穩然則講本文者當依朱意蓋謂之不可謂心之本体則可耳

○性出於天章

才有善不善此孟子不全朱子曰孟子禹以其茂於性者言之故為無不善程子則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二說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章

蓋此章孟子四端章之解說非泛然論性者也孟子論四端而

不及信故有此說性字直指仁義禮智蓋言性者仁義禮智自然完具不曰信而非有所欠也信只是實有之名耳

○心生道章

生道生理也心所以具生之理故直以心為生道也具斯形以生之生字是生活之生諸說以為生全看本文下文有言出之生者誤雖禁既不能無是以生亦此生字蓋曰有此生之心則具此生之軀殼盛得此心以生活是以疾痛疴癢觸之即覺故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然非謂先有此心而後具此形也當以意逆解

○橫渠先生氣塊然章

氣之上下曰升降行四方曰飛揚塊然充滿貌葉氏曰升降飛

語類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邈所記疑有欠闕處蓋此章意義頗少明了故疑之

揚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之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朱子曰：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融結禮記融者川之融，通結者山之凝，結糟粕者酒滓煨燼者火餘也。

○游氣紛擾章

朱子曰：游者流行之意，是氣之發散，生物底紛擾參錯不齊，合而成質，是指陰陽會合言之，氣之用也。陰陽兩端循環却是指那分開底氣之本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

風未便是生人物底。

○天休物不遺章

此章專以理言，與前章互相發。朱子曰：此數句橫渠從赤心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休物，猶言為物之休也。蓋物有箇天理，休莫是事，是仁做出來，三百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按是之所由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也。無一物非仁，詩集德作一事，蓋係朱子改竄。

○鬼神章

程子所謂造化之跡，是指屈伸往來者，自造化上而立言也。良能者謂能屈能伸者，是自鬼神上而立言。葉氏曰：良能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云：此語最精，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灵處，物之初生章。○此與程子造化之跡同義，自物上而立言也。

○性者万物之一源章

性是人物之本源，万物同此性，故曰一源。葉氏曰：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俱立，已有所知，使夫人周知。兼愛者，使夫人皆得所愛也。蓋西銘之根本也。按兼是與人俱之意，近古詩語兼與同用。

○一故神章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自陰陽上而立言也。張子則就其裏面說破，其所以神者，一故神。猶言一本，故妙乎万殊也。感而遂通者，言動而無不應也，不行而至者，言在此而達於彼也，不疾而速者，言幾動即通也。譬之洪鐘，打之而無不鳴者，感而通也。鳴於此而聞於彼者，不行而至也。鐘鳴便聞者，不疾而速也。蓋一理渾然，諛萬理而莫不有焉，故方其發也，品物之千態万狀。

變化不可得而測矣，猶手持而足行，目見而耳聞，鼻嗅而口言，皆一心之妙用也。故取譬乎人身。

○心統性情章

朱子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又云：統猶兼也。又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其主也。按統字有統御、宰制之意。陳潛室：心居性情之間，之說不可從。

○凡物莫不有是性章

通蔽以人言，開塞以人物言。或謂質有通蔽，有開塞。呂氏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按開之、道必由乎學矣，故承之以為學也。天道是道體，聖人則未卷所言是也。此一語既括全篇之首尾焉。

近思錄提要卷一

近思錄提要卷二

為學

學者知行並進而存養兼至之謂此一篇包三者而提舉其綱後三篇則各自分矣而其目尽張焉盖所以存道体於己而忘治平之用於外也

濂溪先生首章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此期學者以始於為士而終於為聖之正學使之各循其等而進焉必言聖人者所以明聖不自聖之意而使學者不怠於自力也盖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也故唯堯則之而仲尼欲無言矣○賢者亦衆矣舉二子而槩其餘也伊尹曰志顏子曰學者以伊尹之學無所考而顏

子之學則有可挾也。而伊尹新民也。顏氏明德也。學顏子之所學。而伊尹之所志者。可恃要之。新民亦明德之推而已。

○二章

德行是體於身者。如顏子是也。事業措乎國天下者。如伊尹是也。陋之一字。筆鋒吹毛。使詞章記誦。愧死欲入於地矣。韓嬰所謂君子之聞道入之耳。藏之心。亦此意也。

○好學論

天地儲精等之語。蓋自太極說而未授受之淵源。可知矣。伊川文集注。先生始冠遊大學。胡安定為國子監直講。以顏氏所好何學。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程子年譜。以為二十歲作。朱子語類。或以為二十歲。或以為十八歲。

未詳何是。○伊川自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劈頭一學字。赤心吐出。既回學海海之顏波。於千五百年後。

天地儲精。至枯其性而止之。

朱子曰。天地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万物。○此自人之初生而說起。乃所以開示學問之淵源也。人物咸自蓄精中而生。人獨得二五之秀。將言五性。故專言五行。○本者初生之本。體氣質之偏濁未露。故曰真而靜。是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未神知未茂。而五性具於中。謂之非善。可乎哉。朱子曰。本是本體真者。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茂便是靜。只是重疊說。按到下文。始着形既生三字。則此句是推說。總生之寂始。蓋可說未可說之際。○白虎通義。喜氣暖而春。怒氣清而

秋樂氣太陽而夏哀氣太陰而冬按愛之故喜惡之故怒畢竟  
七情中仁義之用居多○其性鑿矣蓋自莊子混沌鑿而未約  
其情使合於中便所以正心養性所謂性其情也縱其情而至  
邪僻使所以枯亡之所謂情其性也饒氏曰用功緊要在約其  
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  
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乎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  
而不鑿矣

然學之道至無自生矣

上文並舉覺愚二者影出其得失而不可不學之意自見焉故  
此段明學之方法遂說及為聖人之極切○朱子曰養作性  
為是與前行字相應論語注作性自明而誠中庸二章按舉仁義不必

言禮智人不忠信則雖仁義亦非其實有矣故其仁義配朱子  
曰明諸心明事物之理於心知所往窮理之夔力行求至踐履之夔窮  
理非是重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  
类推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按段推說學之道而至於  
動容周旋中禮孰謂學不可以至聖人乎哉

故顏子所事至學之道也

視聽言動必以禮者所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也蓋視聽言動形之用也外物之所以觸動也非禮已之私  
也情之所以熾而蕩也勿之一字全是約之工夫○拳服  
膺中庸不遷怒論語有不善係辭學之、道也者謂學之、得其道  
然聖人至與顏子所好異矣

饒氏曰如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妄於守矣○博  
聞強記史記淳于髡傳

○定性書

按橫渠先生行狀先生初年出入於叔老者累年至其究其說  
及見二程棄異學而歸於淳正矣明道以昏係二十三歲作則  
是相見之初年橫渠之問猶餘叔老之旧見故明道極力辨明  
橫渠之學終所以純正者此昏亦其而有力焉○朱子曰此理  
字是箇心字意按心性之辨猶踈可見舊見之未脫洒也明道  
所答且從佗所問故亦以性言耳

所謂定至可逡語定哉

葉氏曰未此章就猶思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按此一句先

說破橫渠所言一定字定者心定於理而不妄動之謂動而中  
理動而妄也靜而無妄念靜固定也不隨事而往是無將也不  
先事而臆度是無迎存於內者心於外之体心於外者存於內  
之用体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莊子知北遊無有所將有所迎  
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心而不藏將送也朱子曰  
橫渠欲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則曰湏是內外合一動靜同定  
則忘物之際自然不思於物苟只靜能定動時恐却被物誘  
去○苟以外物為外真氏德秀曰夫能定能忘有寂有感者皆  
心之妙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忘之與感為非則是以性為有  
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忘之猶鏡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鏡未  
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莫物未接如鏡之本空



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鏡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性，虽酬酢万变，未嘗不定也。○按二本，猶言二端也。

夫天地之常，至順忘。

朱子曰：定性一書首尾，只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忘。自後說話，只是此二句意。廓然者，仁之所以為體也。順忘者，義之所以為用也。廓然太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忘之。黃氏曰：心善万物，情順万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葉氏曰：廓然太公，何嫌於外物？未順忘，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此書之緝領也。

易云：貞吉，至不可得而除也。

咸卦九四爻辭。○按明道引之，是斷章取義，與本文正意不同。故朱子曰：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真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程德貞者，虛中无我，是使廓然。蓋明道之意，是以憧憧往來為規，於外誘之除之義。朋從尔思者，謂絕絕朋來之誘，而不能遍除也。故曰：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規，拘泥之意。

人之情，至反鑑而索照也。

自私者，謂自古便且欲絕外應，而安於無為，是自私也。用智者，謂有所安排，布置累於外物，而斷取舍於己，是用智也。朱子曰：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大凡人之有為，便箇心之所忘，有為是即迹，其所以謂造化之迹，一意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當然之迹，跡却以為

愚心矣故欲除之心之明覺物未而順忘者是循自然也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而自鑿矣故反愚乎物今惡外物之累已<sub>源</sub>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蓋自私與用智病根相因也謂之心地無物之地夫惡外物欲絕之是塞明覺之用猶反鑑也而却求其明覺於內是虛照於反鑑寧有此理乎蓋絕其外而明則覺塞矣猶閉燭於一器中絕其外照而慮其內照也外照絕塞內照亦隨而熄矣葉氏曰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叔氏而其用智則亦類於老要之二氏亦欲不思於外物而已○反鑑求照王忘麟云夏庚湛黃鑑作鏡

易曰艮其背至忘物之為愚哉

艮卦彖辭○人之四体皆動而唯背不動艮背者止其所當止也止於理之所當止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內外兩忘則廓然太公矣而又不鑿其智則物未順忘矣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又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只見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當止之處大小莫不皆然

聖人之喜至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忘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程子以是蔑之其旨深哉

○答朱長文昏

長文字伯原吳縣人哲宗召為太學博士有文集二百卷六經皆為辨說○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則其言寡而理无不該亦不以多言為貴也○紉名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体也○長文未書有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忌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惟沒而無聞焉長文更跡葉夢得避暑錄亦可見

○內積忠信章

軋九三文言程德○忠信以心言積則進德矣唯添內積兩字而其義自明故朱子言說得好朱子曰忠信便是意誠處如好好色如惡臭是也蓋念如此而無間斷是則積也積則無私累牽擾之患德之所以進也扞言者欲其見於克者无一言

之不實也篤志者謂念在是而無他志朱子所謂如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是也如是則可以脩其辭而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業是見於克者居者謂常如此而無少間斷是則行之有恒也脩辭便所以立得定這忠信若口不扞言妄意漫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以此二句是内外交養之工夫扞言是辭之所由脩篤志是誠之所由立知至之至始終也

是知行並進之工夫朱子曰知至之進德之事知終之居業之克忠信只是實其心之發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則此心便實便是進德處又曰先知為幾幾者克之先見者知幾是先知也可與幾可存義是旁人說按知至者所謂知止也知終所謂能

得之地位自知而言則理之至自行而言則理之終皆指至善之地至之者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所主者在知至之終之者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為知終可幾者謂知之徹底透於精微也為輕可存義者謂守而不失也蓋君子之行莫唯義之與存則可與後此二句欲進德脩業必止於至善而後已也知至進德學之始也居業終之學之終也故曰此學之始終也始條理終條理孟子萬章下篇集注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起衆音合而各有別也蓋辨別衆理而不惑者猶樂之初音而大成之也蓋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無不盡也

○君子主敬章

坤六二文言程傳○前章為學之軌道此章則其坤道也易文上添主守二字而工夫盡矣朱子曰直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

然方是見得是處決定是信地不是處決定不信地截然方正○又曰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故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文言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按前章如顏子克復之學此章如仲弓敬恕之學蓋人資質之健順所學自有直前持守之別君子之學要在自審而已

○動以天章

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動而純乎天理則无邪妄心虽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青既无妄則得所止矣往乃退也解葉青過青也動字諷內外按彖辭匪正即謂不合正理青即妄不利有攸往以往則妄也典朱義異

○人之蘊蓄章

大蓄象曰天在山中大蓄君子以識前言往行而以蓄其德○  
蔡氏清曰所蓄之大必自聞見而未○識音志

○咸之象章

山上有沢咸君子以虛受人○朱子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  
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通即忘也彖辭以受人之感而言爻  
辭以吾感人而言○人之動者謂人之動物感忘章九有故卦  
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脛上為輔頰舌四当心  
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  
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  
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忘所謂貞吉而悔亡

也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蔡氏清曰味九四爻象大旨是一正一反

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懂；往來反之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尔思反是此蓋王伯之辨也

○君子之遇艱阻章

蹇卦象傳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蹇難也

○明動章

豐卦初九傳離下震上豐程傳雷電皆至明震并行也明動相資成豐之象葉氏曰知行相需不可偏廢也

○方道輔章

方元案字道輔少与程頤同遊潤學昏問往復至數十紙統五姓譜

○韓非子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鄭人買其櫃還其珠○朱子曰答方道輔書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未只是移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脩辭立其誠章

蘇李明橫渠門人袒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俚後為修辭居業明道典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礼勿言朱子語類○体当者体認擔當之意修則外方誠立則内直○葉氏曰下手言用力处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捉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之无一息之非天也進德修業是乾之實莫表裏惟一誠所以不息

○志道懇切章

此戒助長之弊盖有為而言○天地之化无一息之間斷而生成有漸是則實理之自然君子之學汲、孳、唯恐不及而又優柔厭飲未嘗躡等而進矣

○且省外夏章

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典叔自閑中未初見程子取說話盖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礼文制度不近裏故以此告之○泛濫洪水延漫貌

○識得仁体章

朱子曰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湏做兩句看○按實有諸己是欲實有諸己之意義理栽培是實有之工夫体者体段

之体

○顏子仲尼樂處章

樂處以地位言連上所樂以言程子言之欲使學者亦尋之

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心廣体胖不愧不怍其樂可知

○所見所期章

張氏拭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

○朋友講習

易麗沃允君子以朋友講習

相觀而善之謂摩樂記

講習之益固不鮮相觀而善薰陶漸染其益愈多更字可見

○須大其心章

大心是不狹陋之謂小心是不放肆之謂言各有当然大心則

自包志字而在焉

○舜茂於畎畝章

陳氏曰植更嘗变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理義理與自家相

便習如履吾室中蔡氏清曰此教人者虽皆上智之資然得於

吾故之閱歷世味之備嘗者至多按此章明道先生曰之五字當削去

○泰也竟以魯得之明道則以記誦拙識為玩物喪志欲學者察

於兩者之間而審取舍故朱子並錄互發○明道此語係謝氏

錄注以經語作一冊蓋謝氏自注鄭轂以下是記者之所追錄

鄭轂上似宜加一康侯建州崇安人諡文定朱子曰上

蔡記誦明道者史此正為人為己之分○行者昏之條件話頭

談柄之意○朱子答呂伯恭昏曰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

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以悟遂一向掃蕩直  
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禮樂進反章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  
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擲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体本如此  
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做去故以進為文盈是舒  
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樂之体本如是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  
向裏故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稍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  
報而樂有反劉氏報者相濟之意禮得和而相濟樂必有節以  
報而不未非禮之反者知止之禮韜氏云未而不往非禮  
報往未不已亦進之意

○父子君臣章

莊子人間世曰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按以下  
係伊川語則章首當有伊川先生曰五字蓋依全書之旧而未  
經整頓者○朱子曰天分天理也父子君臣有其分安其分則  
安得有私

○論性不論氣章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  
以見義理之同孟子言性善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  
所未發也○葉氏曰此段疑當在首卷今按葉氏似有理然此  
非性氣之論乃論性氣也全是致知之工夫與下章論學論治  
一例葉解不可從

○論學便要明理章



○体治体之体要明理則不流於詞章識体則不陷於刑名

○曾點漆雕開章

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万馬也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

○根本培壅章

葉氏曰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坏事朱子云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敬義夾持章

朱子曰敬主乎內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霎收放下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

之理

○不學便老而衰

葉氏曰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久而益以衰謝程子曰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慮老而貪者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則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箠之際

○學者為氣所勝章

氣者生惠之強弱勇怯習者倍尚之驕吝侈儉志氣不立則必所牽累張子曰匹夫不可奪志惟患學不能堅勇

○內重得深章

葉氏曰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章

朱子曰道義是箇体用道大強說義是就一處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正義就處處上說明道就知識上說義固正循其正而行是正其義也義之所以正者必由明其道○明則功必成矣功者利之積也○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孫思邈唐方技使思邈通百家氣通阴阳醫藥此語是答盧獎鄰之言蓋瞻大者言志之大故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矯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又曰小心是畏敬之謂文王之翼翼○曾子之戰兢是也薛氏曰瞻大見義勇為智圓忘物無滯○按仲舒之言是處業上之準則思邈之言德行上之工夫故曰可

以為法矣

○自得章

自得者自然而得之也朱子曰少取見雖將出卵視之其取已至自然滲裂而出全不用着力有時見其雛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

○視聽思慮章

人之有斯形必具斯作用皆自然而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但順理者為真從欲者為妄亦不可不謂之天然去其妄而全其真是學者之要務故欲識得分明

○鞭辟近裏章

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駟辟一般林氏希元曰鞭

辟以鞭辟人也。鞭辟近裏若己者，凡人為學多務外，不着己也。故要鞭辟使近裏着己也。按是言近於裏着於己，林說真氏曰：可見或以着字為語助者，愚曰：切問近思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陳氏曰：此致知之鞭辟近裏着己者，忠信篤敬，此力行之鞭辟近裏着己者。○按只此是學者言此便是個鞭辟近裏之學也。此者此此語是者指鞭辟近裏。○林氏曰：明是行了，不但知而已。朱子曰：天地同體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依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說文：祖，木閑也。滓，澱也。濁也。

○乾道坤道  
葉氏曰：乾健而動，進德脩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順而靜，敬直義方，皆收斂裁成之道。

○徹上徹下之道

以學問思為下，以仁為上，蓋從克乎學問思，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仁在其中。言能思了此，則可會得是上一貫之道也。是以知言。

○弘毅章

陳氏曰：弘言其量之能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也。葉氏曰：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隘自足，故無以居之。

○優柔厭飲章

此章之言蓋自杜元凱而發。優柔厭飲亦元凱之語。林氏曰：膏沃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地。

○脩養回祚章

脩養者道家煉精之術。國祚者人君有國之福祚。人君力行仁義，改紀綱，紀永命，可祈祈天之永，真積力久，則至賢亦可至。程子又曰：世間有三字工夫，一般國家之祈永命，道家長生久視，儒者入于聖人理，皆一。

○仁之道章

以生之軀殼，体至公之理，則至公中有惻怛慈愛之意。是則仁也。朱子曰：恕與愛本皆出於仁。仁之發處是愛，恕者是推那愛底，問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其愛爾，不恕則虽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訓詁之學

爾雅有教詁，教訓刑弼疏曰：詁者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訓者道也，以物之事義形貌告道人也。葉氏曰：教教言為訓，按刑氏所解，教詁義可通，教訓殊不可通。蓋教訓盡係詩中詁，則葉氏近是。

○呂氏叔有詩

晉杜預作左氏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司馬相如作諸賦，徒銜浮文，以悅人，故曰類俳，倡戲也。杜預訓詁也，相如詞章也，輸負也不如也。言輸，顏氏之立孔門，無一吏無二子而得之吏心齋心待，莊子人間世，顏回曰：敢問心齋，齋者齋者，潔淨也。此典林贈劉戶曹之詩。

○涵養進學章

朱子曰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存頭着力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互相發按是内外交養之工夫

○必有事章

此只假用孟語問豈用敬為克否也不是問孟子所言之有克盖有克者有所事也敬是涵養工夫非涉乎克上者故曰却是都無事也下章亦必一人一時之問

○務實不要近名

輔氏廣曰為吾之未能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克君也故學事君是之謂務實欲吾之有孝名也勉焉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勉焉為忠是之謂要近名

○立而化之

此便大而化之化謂渾然無痕不假思勉之力權者聖人之大用故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易所云其以行權是也其便化之謂

○聖人之道無所進退

惟聖罔念作狂故聖人之心不敢自以為足是盖自傷人而論聖人所造之地位耳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

知莫先於知性行莫大於主忠信是則孟子所云先立其大者

○張思叔名叙程子門人

○先立標準

朱子曰此如必有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

堅瞻忽處用功却就拙文約文禮上進步則可見矣葉注標的雅道  
是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才立  
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

○尹彥明見伊川

尹焞字彥明是蓋共公明道宜崇於曾子三年不讀書同意但有  
彼此之別耳故朱子曰只是且教他聽說話也是教他就切已  
處思量自看平取箇是不是按亦是會鍛鍊乃人處

○謝顯道見伊川章

顯道名良佐近日更如何猶云近日做何等工夫茂得太早在  
者謂失於過高在字是謝氏意曰天下之變是是殊塗百慮其  
歸則一矣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是蓋聖人仁熟義精之地

位故曰茂得太蚤在謝氏蓋見得大体而欠下學之功故又曰  
恰好看切夫也恰好適宜也言隨分而不躡等也前記誦性識  
章未所載答呂伯恭書可併考

○昔伯淳教誨章

胡人嘗中國人曰漢後遂為泛稱醉漢只是醉人朱子曰上蔡  
曰有祭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過高如浴沂沂  
御風何思何慮之妻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精義入神章

繫辭下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精研事物之義至於入神  
幾則凡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无所不悉是致知之功也然莫

理密察，意定於內，則施於外者，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是利吉外也。是內養外也，利其施用而循自然之理，无適不安，而不違當然之則是，是利吉外也。乃所以為人而崇德之資也。是外養內也。内外交相養，互相茂，窮神知化，是聖人盡性至命之度。故曰：未或致知也，謂不容計較也。朱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蔡氏曰：窮天地之神，知天地之神，知天地之神，知天地之神，知天地之神。按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便是窮神知化，知者謂與之默契也。

○氣質之性、天地之性

朱子曰：氣有偏正，昏明則所受之理，又隨而偏正，昏明之氣質之性，天地之性者，特指其純粹至善，天地賦與之本然。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

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定矣。

○德氣性命章

葉氏曰：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乎雜糅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按橫渠之意，蓋以說卦所言窮理盡性，以至命為反至於天命之本然，故窮理盡性，則查濬便渾化，自我而言之，我之性即天德之无妄，自天而言之，天之命即天理之本然。我之所禀者，不失天命之舊，故曰：盡性以至命。自我而言之，則為性，自天而言之，則為命，性命是合彼此之稱。

○陽明陰濁章

禮記仲尼燕居，頌惡而全好，鄭注：頌猶理治也。陽明陰濁，皆天也，故曰：莫非天也。陽明陰濁，就見在資質而分，陰陽，九質之清

者為陽明、濁者為陰、濁濁葉氏受陽之多者為陽明、受陰之多者為陰、濁者非是。

○大心体物章

人無私意則心体開豁所以能体天下之物体猶体怒之体朱子曰猶言仁体克而無不在也葉氏曰万物一性体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尔汝安能体物而不遺惟聖人能尽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共己本無間然也按知天則其心之量與天同量故無外也橫渠初年惡外物之見到此不復餘絲毫始如別人矣亦可以識學問之力果不可誣也

○仲尼絕四章

葉氏曰橫渠解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

自始學以至於成德皆不外乎此故曰兩端也按固執不通故曰不化彼此相局故曰有方此章與上章意義互相發

○知崇天也章

知藏無跡故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則知已至矣所行能中節文則所知者為非徒知是以其所知性之也謂体於己也非礼無以体之故曰以礼性之也與下文成性之性不全○駘辭上德知崇礼卑高致致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困之進人章

大德曰困德之辨也灼莫幾于未然謂之德之慧善處乎事理之当然謂之術之智術者處莫之方智巧也疾疾災患也程子所謂如要



熟須從這裏過是也

○六有章

有教亦有法也非法言不言非德行不行終日乾、夜氣有存之類皆是息以氣言瞬以目言鼻息之出入為息目之開闔為瞬朱子曰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西銘

朱子曰西銘要句、見理一而分殊又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未形容那事天底又曰西銘指吾体性之所由來以明乾父坤母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聖人劉氏言本朝有四篇好文辭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訂正定也頑不仁之

名左德心不則德義之徑為頑

乾稱父坤稱母

至混然中處

真西山曰

禮記

仁人之

之克親也

如克

書太誓惟天地万物父母說卦德乾天也故稱乎父母地也故

稱乎母○朱子曰乾父坤母固是一理惟稱字便見異也又曰

厲聲言稱字人以貌為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

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言也健而無息万物之所以資始順

而有常万物之所以資生是乃父母之道也○顏諸孤左傳僖九年

故天地之塞

塞帥自孟子而未塞者兩間充塞之氣吾得而為形体帥若氣之主宰便理也吾得之而為性焉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焉推之万物莫不皆然也同胞同胎謂兄弟與者黨與儕輩仁民而愛

物之差亦自可見○同胞漢書東方朔傳真西山曰以其理一故仁  
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至無告者也

朱子曰只是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未按是以天下合其德  
文言大人与其秀禮記論造士之秀長其長孟子離幼幼孟子  
天地合其德其秀禮記論造士之秀長其長孟子離幼幼孟子  
梁惠疲癯殘疾為四字疲癯頑鄙此蓋分癯殘憊獨西月鰥寡  
孟子○天下之顛連顛沛連綿之疾無告大禹宗子祀朱子曰  
窮民而無告者顛連顛沛連綿之疾無告大禹宗子祀朱子曰  
此正以徒稱之忘為喻○家相禮曲高年法漢刑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又曰首論天地  
万物與我同体之意固極宏大然事天工夫則自于保之以下

榘外顛連之音做難也  
馬融易注

論語孟懿子問孝曰無違  
信辭其天地相似故不違  
孟子賊傷之謂賊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方極親切○畏天之威于取保之周頌翼子文王樂天知命故  
不憂信辭純孝左傳隱翼者言敬親純者言愛親○悼德孝經  
濟惡左傳帝鴻氏有濟惡踐形孟子惟肖字出於是不肖之反  
知化則善述其事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庸窮神知化信辭朱子曰知變化之  
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  
之心者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  
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  
不愧于屋漏詩大雅無忝尔所生小雅夙夜匪懈大雅此二詩  
皆孝經所引故張子亦引用之朱子曰此二者畏天之事君子

存心養性事

所以求踐夫形也

惡旨酒崇伯子顧養

禹父鯀初為崇伯見國孟子以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為不孝

故以惡酒為顧養能遏人欲而養德性者便亦天之禹也育英

材孟頴封人元年君子曰頴孝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思不匱永賜爾類以己之孝錫及惡旨酒脩己也育英

材教人也

不死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語類橫渠解無施勞論作弛○底豫孟子朱子曰盡事天之道而

天心豫則亦天之舜也前漢居劉輔申生晉獻公左使僖公四

年按待烹無度實是蓋擬申生之心而言朱子曰天壽不貳終

身以俟之亦天之申生也按其功其恭猶云其功舜也其恭申生也

休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孝子全而歸之禮記樂按休者休諸己而

不傷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

吉甫惑後妻之言逐伯奇伯奇披荷衣食檉花清朝履霜乃操

琴而歌投河而死○莊子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只令之從

富貴福沃貧賤憂戚

厚生惟和大禹王欲王汝大雅按王汝於成者使成德如美玉

也共集德自別

存順沒寧

于時保之以至於勇於從而順令莫往而非順事者順莫能盡  
矣為子之職盡矣

註附錄○自別有見處謂有別見得於高遠故學者第須體  
此意未到此地位而窮高遠則於道無補也北溪陳氏有說  
於文義為難通恐有不可○達得天德葉氏曰普万物而  
無私天德也○中庸之理中庸一書所以反復演說唯不過  
欲全天命之性也能全天命即所以克天也故曰此中庸之  
理陳氏葉氏並未確○推理以存義依即理用即義理是一  
理義是分殊分殊之蔽者謂楊氏之為我也

可高  
砭愚

葉氏曰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朱

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過  
猶出於不知也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也尤甚遂作砭愚

戲言戲動

葦於色戲言動於四支戲動也○悻非己心而欲人之信而無  
類不可得也○謂己當然言各於改過遂以為己之当然是自  
誣其心也○戲言戲動皆出於心而後歸咎於戲不知戒之則  
長傲無過言過動皆失於思而不出於本心者然反自誣以為  
冥然而不歸咎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徐氏曰戲出於心故曰出

也

○將脩己章○橫渠論語說以固為固陋與集注不同

○范英之意

名有學藝。橫渠門人。○朱子存意不忘，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橫渠設此治，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自省積久習熟，而自得之耳。游心者游心於此也。

○未知立心章

立心者，猶言立志也。趨向定則心立矣。所謂先明諸心，知所往也。講治之思，虽多皆學術內之度，勤則精而無復多思致疑之嫌，何厭之為？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利吾行耳。遜志者，言不自以為足也。書說命：惟學遜志，立心於不疑之地，是知所往之既成也。朱子曰：務時敏，厥脩乃未。立心於會，今按是。不逮及也。猶言不肖也。敏以求之，述論而亦一說。

○明善固執章

明善固而執之善乃立。者，體諸身而有於己也。易視之而不擴充，則雖有所立亦小。故曰：人能弘道也。

○尊德性道問學章

德性問學。中庸二章。問學是拙文，下學德性是約禮上達。○警策謂警度鞭策。文選賦：日知其所亡，論語子張：止無也。歸着大學以明德新民為歸着，中庸以全性道為着落之類。一年有長，三年有進，皆是橫渠實踐之言。

○四立章

此本問之準的，聖賢之能度。王伯之辨，欲贊化育而參於天地，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為生民立道也。講明正學，闢除異端，為去聖繼絕學也。正治體，詳治法，以脩身為本，為萬

去開太要也

○一副當蓋開中之倍語猶言一般底語錄解義一件也

○神化是道窮治是德放心者使開濶之謂

○劫之不測者謂臨之以未嘗知之克耻下問則欺妄人我貴者

聞則不足盡故君子必有格致誠正之學矣

○文要密察文是博文之文密察則見理爛熟洪放則所得不偏

狹與中庸文理密察之文不同或疑橫渠之意蓋解文理為文

之理

○百物皆通謂無施而不達不必說通道理百物皆病者謂窒礙

而不行病是通之反皆就克上說如所謂氣象好時百克皆當

之意呂榮公語百物是百事

○實行倍克非有二也由忘與不忘而判為是蓋為仕而不優者

而獲功者功夫也

○合內外是與中庸之內外同謂已與物合之者以心言平之者

以克言大端猶言大要就見道而言不是言道之大端是等語

皆橫渠實踐之言蓋自定性書而未

○既學先以功業為意

是亦橫渠實踐之言康定用兵取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

文正公知其遠器因勸誥中庸○代大匠劉子七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

反而說約孟子苟作所謂勇於敢為之意進學解謂好立事建言也

默養是為作之反

○好語愛

葉氏曰：愛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也。術學術之術。

○於吾言無所不說者，是默識心通，不俟疑問也。不肯言所得所至者，則是只蔽蓋不見底，似而非者也。又字義上不求益，攬外莫攬，與覽同說文，撮持也。呂氏曰：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近思錄提要卷二

近思錄提要卷三

致知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葉氏曰：此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方。○致知則可以通乎道，學之必所以致知為先也。朱長文蓋未觸免臆度者，故伊川及之。然則文集三百卷，安知其非贅哉。

○答橫渠先生昏

致知之既至，則衆物表裏精粗，豁然貫通，不復假考慮。是程子所以望於橫渠也。然是必橫渠之初年。

○因學道思慮心虛

因學而致心疾，是則考慮揣度，苦心極力之弊，皆坐於格致之

功未全至。學所以養心性，苟得其方，何心疾之有。

○鬼怪異說

於學上理會之語極妙。蓋天下之事無窮，而理則一矣。理既明，則千鬼萬怪皆不能蔽其跡矣。秋氏則於跡上斷之，鬼怪則於學上理會，所謂殲豕之牙，得其機會者乎。

○學原於思

周子曰：通微生於思。者，聖功之本。朱子曰：思所以起發其聰明。按格致之功，一思貫之，未有致知，而不由於思者也。

○日月至焉章

日月至焉者，從存疑或一日一至，而一日之內在於仁。一月一至，而一月之內在於仁也。葉氏曰：方其至之取，其視夫三月不

違者，所造所見其規模亦無太異者，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按學者不學聖人以下，語意少轉。凡學之道，以玩味聖人之氣象為要，不欲徒講論文字。

○忠信進德章

固當勉強指進德之度，覩伺視也，却助佑怎生如何也。固有之者，致知已至，而從容自得也。不然，雖持久誠意，即忠信，除非又作除是只也。宋高宗紀建炎中鐘相之徒，楊公若為劇寇，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是也。順理莫猶言順底莫順，逆之順理字，虛者與上理字不全。慙有深淺，便是多少般。獨以真知為貴。葉氏曰：真知者知之至也。按某年二十以下，蓋補自家之實度。以證知有多少般教，慙有深淺之意。

○一物上有一理章



不敢如地道是傍許之語。非顏子自道也。○葉氏曰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各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肩而得之。○按大學補傳。索善發揮以意出。

○思曰睿。作聖書洪範

此一條是致知之活法。所謂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者。是也。

○人有志於學章

或曰知識猶目之視也。力量猶足之行也。視之明。則足力自進。矣。葉氏曰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觀物察己

此蓋古語。按後漢魯馬援傳。范曄論有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

反身之察之語。今詳其文意。范曄蓋亦用古語也。○葉氏曰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我心之理也。因見物反求諸己。則是以物我為二致。羅整庵曰。程子一草一木之說。蓋是時禪學盛行。學者注。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程子有為而茂此語。○按大學補傳或問曰。自身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交。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其所以然。是蓋論致知之全法也。羅整庵之說。似未必然。注中相次葉解本作胸次恐是

○以類而推

葉氏曰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委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

又因這一件更推去。按委推窮切於致知是致思之功效。

○要會疑

朱子曰無疑者須要有疑者。却要無疑始讀書。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其次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教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按會疑者知有疑也。會是認得之意。

○物怪神災章

神妖為災。凡妖之有實形為物怪。無實形為神災。伯有為厲石類諸公指古先哲朱子曰守之不失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鬼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非其鬼而祭之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按諸公指諸先輩蓋范孫之舉諸公所論之正說以質其所疑故吞

之如此或以古賢重為諸公者似未穩。○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者言如不能堅守正論而以物怪神災為窮盡而不可知者則內懷疑端外蔽邪說不能自存立也。必無委付是互文二

之字指物怪神災或曰投心於莫莫無窮付意於不可知之地則學為羣疑撓智為事物昏卒無以存矣。按此說錯解不待辨而明。○攻異端集注為專治之攻橫渠為攻伐之攻。

○性典天道

按性者仁之所在天道則仁之本原以仁為己任故必欲了悟其理。

○義理之學

按詳語脈蓋橫渠似論人須深沈然後論及學上故下亦字不

然則亦字解不去是蓋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之意

○顏子猶是心廢

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廢如有不善未嘗知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廢顏子尚有此語人有一毫不不是便是心廢按此心字主知識謂察理未詳盡

○博學於文

習坎心亨此假易辭以喻學術葉氏曰人之博學窮理始多艱踣積習既久自然心通坎下坎上為習坎重險而卦体中實有宗之家○心亨謂知識開通此本義自別

○義理有疑

按以一條皆橫渠之實踐之言

葉氏曰心有所疑而滯於旧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旧

疑何自而秋

○劄記

正韵音俗以鍼刺也故以筆刺記為劄

○橫渠先生行狀終

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昏蓋以不思則還塞之也○按本文當日不劄記則還塞也而不怨者蓋以不劄記則不思不思則還塞之也故以不思代劄記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

此而下重論讀昏之方蓋以致知莫大於讀昏也

○六經浩渺

此為門人自遠方來者祭也路徑所由之路門庭則其所入詩以理情性昏以道政變易以言陰陽春秋寓王法之委是路徑也如詩用某氏註昏從某氏德易則主某氏春秋則依某氏之

美是門庭也。朱子曰：讀此一書，須知此各當如何說。朱子曰：豈取諸徑，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摸捉，故教人如此。○語美，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允甫三人易解看，以便讀書之門庭。按：門庭是對堂，安得上堂，入室也。

○楊子法言五百篇。

○充實之謂美。孟子：下，頤詩之美。西方美人悅，女美之姿。葉氏曰：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美在人。

○蔡中陳確字謚忠肅，隋王通字仲淹，門人私謚文仲子，亦以名其書。○文王亦是箇不已。中庸：文王之德，純亦不已。

○川上嘆章。體是休段之休。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尹焞字彥明，是尹氏所記。○書肆。楊子法言，孟子篇。

○甚生氣質言成，非常才德也。甚生怎生，皆俗語。胡氏陳氏以生字為活字者，失考。

○未至以行言，未得以知言。

○吾道非如秋氏一見了，便從容寂去。或曰：禪家一悟本分，則空萬法，此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未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遂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

按：文仲子，詩者民之情性也。閔朗菴詩。詩以言性情，則句皆性情之茂露。故吟咏詩，便吟咏情性也。涵暢涵泳，暢適之意。歌美感動之意。道德者，詩中所有之道理。

可觀可羣可怨。夏父夏君之類是也。有吾典點之氣象。形容興字。竅妙。欲使人會得興字之意。故曰皆是此意。

○伯淳常談詩

明道之春風和氣。典詩人之寬平忠厚。相投而莫逆。是所以善言詩也。○點撥地。或作他者。非是。只是點提撥舉之意。謂點撥兩三字。不備全文也。念者。誦讀也。典念書之念同。○誦詩不止。真茂善。意使人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自有從容自得之氣象。故曰使人長一格價。○遷就他說。是則轉却一兩字。點提地。念過也。

○中庸之書章

此章恐有闕誤。朱子載於輯畧。而思孟間。補德於二字。雖更二

字。似猶未平穩。○黃氏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章。大學亦然。中庸則大序。段須更來。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執則理通矣。○按朱子作章句。而精粗本末。井然有條。理使程子見之。恐無是言。

○易變易也。隨貳變易以從道也。

易主卦爻而言。陰陽變易。惟道之與從。故曰以從道也。朱子曰。其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道是解變易。以從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是易之用。非正解。葉氏錯會。曰聖人画卦爻。使人体卦爻之變易。本之字義也。隨貳以從道也者。失本文之文意。其為舛也。廣大悉備。

曰順曰通曰盡皆以易昏言順者依順也依順他模樣而模寫  
末之意蔡氏曰順者模寫之意曰理曰故曰情卦爻之變易可  
以盡焉葉氏曰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法  
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

聖人之道四

四者辭變象占皆道之所在也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則  
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  
當体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葉氏曰辭變象占虽各有尚而  
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  
與占皆不外乎辭也

体用一源顯微無間

朱子曰言理則先体而後用舉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  
源也言變則先顯而後微即變而理之体存焉是所以為無間  
也會者理之所聚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  
可行通者以變之所宜而言典常之理便典禮○求言者求其  
意也必自字義訓詁而進是自近也朱子曰易於近者非知言  
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答張閔中書文集非儒者之所務也下有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之八字伊洛淵源錄門人部曰張閔中不詳其名

○知時識勢

夫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葉氏曰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  
當隨其時勢而惟變所適按泰之上六貞吝者眈也恒之初六

貞凶者勢也。

○大畜初二

初二雖剛健有可為之才。當大畜之時而在下位。故初則有厲。利己。二則說輟而不進。四五陰柔。雖無可為之才。居上而當畜下之時。故四則牯牛。五則豶豕。于牙。是則時勢之自然。

○諸卦二五以中為美

震卦六五德。○凡卦下三爻二為中。上三爻五為中。一三五為陽位。而陽居之為正。陰居之為不正。二四六為陰位。而陰居之為正。陽居之為不正。坤六五非正。而曰元吉。泰九二非正。而曰尚于中行。是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之矣。以不中為嫌也。正者有取。而失其中。則隨時而得。

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節兼

○胡瑗字翼之。号安定先生。儲貳謂太子。又称儲君。

○坤象德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反復往來上下

皆是陰陽之變易也。反復者。往而又復。循環無端也。往來大往小來之類。以彼此言。上下剛下柔上之矣。以外降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二氣之消息盈虛而已。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迩。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以自天地幽明。至昆蟲微物。無不合也。

○游宦夫一條。是欲學者切問近思。隨分踐等而進也。

○春秋德序

三重伊川曰三王之禮是從鄭玄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  
統夏正建寅為人統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天運指建正人道指更尚○前  
漢昏元帝紀帝為太子嘗謂宣帝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  
用周政乎○游夏不能贊史記孔子世家○顏子嘗聞之或問顏子嘗  
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  
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  
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證林  
同安曰孔子告顏淵斟酌四代之禮樂立百世常行之道作春  
秋誅亂賊遏人欲存天理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其意  
不同而其意同也故伊川以為顏子聞斯道按夫子蓋寓刑政

之大法於春秋而告損益之斟酌於顏子若得行道則舉而措  
之天下耳故告顏子者便春秋之道也準的者謂為者春秋之  
準的也○文質之中亦謂典奪顯微之持耳此以夫子之筆削  
為夫子之實政而者

春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四年晉公伐秦胡蝕曰聖人以常情  
待晉襄而以王褒責秦穆其所以異乎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  
宋亂宋災故之災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所謂  
常情王褒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政謂坎甬

○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夏澤切  
着明也注見春秋緯



○律令斷例

律令者立法以待罪不孝宜誅盜宜刑之類是也斷例者因罪狀以用法不孝如此者刑之如劫竊盜如此者刑之如此之類斷罪之條例是也

○學春秋亦善章

手足胼胝者禹也子列閉戶不出顏子也○義以上更難說葉氏曰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聖賢所存治亂之機存字猶造化存神之存字謂心之所存主處君子所存非汲汲者亦此存字意猶云寓於心也

○元祐中

宋哲宗年号○葉氏曰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吏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外書又曰伊川使人抄唐鑑尹和清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印行印板也印而行於世故云

○序卦非聖人之蘊是韓康伯說朱子曰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更、死禱都有在裏面序卦謂序卦傳

○天官之職章

周禮天官冢宰○秋氏說六合在虛中空特一塵芥子耳○不嘗為大者謂不學治平之大業為猶學也亂錯亂也誤失其宜用之宜也將軍賴朝嘗與僧西行以銀假猫及出門外付之途上遊兒去無私則無欲矣然失用銀猫之宜是則界一錢則

亂之一途也。○捕龍蛇、抽虎豹。柳子厚評韓退之毛穎傳之語

○已喪其本心，謂失己之本心。蓋以樂易為人心之本然，崎嶇山路阻險之狀，是便艱險。

○尚書尚上。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昏，謂之尚書。朱子曰：他昏却有次第，尚昏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展闡是大小分會義和宜四時，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循環理會。陳氏曰：此理會，謂深求玩味也。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以益高矣。○文字輩，猶言等也。

○朱子曰：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

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重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昏，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

○程子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者，天子之史，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按橫渠曰：惟孟子能知之者，蓋亦程子之意。

近思錄提要卷三

此卷論學問之要，首言居業，次言學問，末言處事。居業之要，在於誠敬；學問之要，在於格致；處事之要，在於忠恕。此卷之旨，在於教人如何為學，如何為事。

居業之要，在於誠敬。誠者，天之道也；敬者，人之道也。居業之要，在於誠敬。誠者，天之道也；敬者，人之道也。居業之要，在於誠敬。誠者，天之道也；敬者，人之道也。

學問之要，在於格致。格者，至也；致者，至也。學問之要，在於格致。格者，至也；致者，至也。學問之要，在於格致。格者，至也；致者，至也。



